

江南曲痴子

南京大學吳新雷教授年輕時，曾因刻苦治學、沉迷崑曲而得碧蕓館主人傅惜華先生八字評語「讀書用心，看戲痴迷」，乃自號「江南曲痴子」。海上篆刻大家錢君匋聞之，於一九六四年特治印一方相贈，此印陰文金體，古樸拙勁，很能體現吳新雷老師幾十年來對崑曲的那份投入和痴迷。

吳老師這個「江南曲痴子」對崑曲痴迷到什麼程度呢？舉兩個例子。一九八八年，蘇州當地接續歷史傳統，在中秋節辦虎丘曲會。吳老師雖然是研究崑曲的學者，但他對崑曲的沉迷並不限於「案頭」，而是會唱曲能奏笛，因此他也以《玉簪記·琴挑》【懶畫眉】「月明雲淡露華濃」的曲目，報名參加這次曲會，期望在虎丘「月夜唱曲」，一展歌喉。不料當時虎丘晚上要關門，於是他被安排在「驕陽當空的中午十二點半」唱「月明雲淡露華濃」，這令吳老師很是不甘，於是在曲會結束之後，找機會仍留在虎丘，直到「月上柳梢，月晚生光」，他才獨自重唱「月明雲淡露華濃」，「圓了在虎丘中秋月下唱歌的美夢」。

唱曲定要情景相符，研究則力求資料扎實。吳老師花十年功夫主編完

成的《中國崑劇大辭典》，當年為了弄清那些民間崑曲團體，獲得第一手資料，他不辭勞苦，遠赴金華、溫州、寧波、河北等地「田野調查」，搜集資料。那次去河北農村，尋訪霸縣耕讀會和王莊子農民業餘崑曲劇團的重要人物邱雙民，他乘兩塊錢的農村長途公交车，住七塊錢的客棧，訪談結束時，鄉下回城的班車已無，吳老師只好商之村裏的個體運輸戶，用個小板櫟，坐在「一輛破舊的三輪小貨車」上回到了城裏——那時他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老教授了。

吳老師是五十年代南大「四老」之一陳中凡先生的研究生，當年他「搞戲曲史」還是陳先生建議的。導師的指導和幫助，使吳老師和崑曲從此結緣，並熱愛終身。他對崑曲的痴迷還有許多精彩故事，都在他的《我和崑曲有故事》中留下了記錄——那是一位「江南曲痴子」寫就的「一部當代崑曲活動的信史」。

過眼錄

劉俊

逢周二見報

百億生靈今何處？

清代王卓《今世說》卷五有《捷悟》，發人深省。

喬鉢，直隸內丘人，是個司城官（管理工程方面）。他半夜經過午門，萬籟俱寂，猛然想到，白天那些百億生靈，現在都在什麼地方呢？人世升沉，如此而已。

喬司城的突悟，很多人早就有了。東漢王充就在論辯中指出，世上沒有鬼，如果有鬼，那麼，自古以來，死去的那些人，不是將我們現有的空間都佔滿了嗎？不要說鬼不佔空間。有資料說，從有人類以來，這個地球上存在過的人，約有一千億。而現在地球上只有七十多億。那些人去哪兒了？一定是，塵歸塵，土歸土。萬籟俱靜時，唯喬長官獨行。靜和動相比較，白天的午門，那是多麼的熱鬧呀。人一定在家裏睡覺，但喬長官為什麼還有這些疑問呢？

休息中的生靈，不僅包括人，也包括各類動物、飛禽走獸，所有的都安息，這種安息雖是暫時，卻也如同不存在，這些生靈，總歸有一天要離去，短暫的休息和長久的離去，道理其實是一樣。

人世間的紛爭，也如同這當下寂靜的夜空，有合有分，分分合合。比如，一九六一年我出生，美國和古巴斷交了；前些時候，美國高官已經訪問古巴了。一九六一年，美國總統肯尼迪上任，我從小學時就知道的美國總統是尼克松，後來福特上台、卡特上台、里根上台，再後來老布什玩票，再再後來是克林頓八年，小布什玩票八年。再後來，和我同年的奧巴馬當總統了，也過了八年。特朗普和希拉里的辯論，國際社會這樣形容，一個「瘋子」，一個「騙子」，美國人民最終選擇了「瘋子」。但無論是誰，他們都要過去，如喬長官遇到的寂夜。

漠漠的大草原上，星空燦爛，星星們不說話，你問它們，百億生靈今何處？沒人回答你，自問自答吧。

筆記新說

陸布衣

1164334351@qq.com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亦苦亦甜

若說咖啡的苦，是最接近於甜味的幻覺，那黑咖啡可謂是味苦的理性和感性之間，留存的最後一道防線。要喝黑咖啡，恐怕每個人都會面臨這樣的選擇，意式或美式，你中意哪一個？

這個問題可不僅是下午茶裏長存的疑惑，就連日常居家手沖、咖啡豆選購，也會被兩個標籤搞得一頭霧水。但有趣的是，在咖啡緩慢而矜持的歷史中，這兩兄弟，其實從未分家。

簡單來說，意式咖啡（Espresso）存在的時間更長，如果有明確的分野，第一個標準便是萃取方法。需在極短時間內一口氣施以高壓，讓氣流帶動熱水快速穿過咖啡粉，成品濃郁強烈、質素穩定，不但對咖啡機的要求很高，也要將粉末磨得更細，增加接觸面積。而這杯咖啡最大的優越感可不只是嬌小的體態，如果你注意到它表面浮現的古銅色泡沫，才是押對了寶。這層泡沫看起來很像奶油，得名Crema。它源於高壓作用下的二氧化碳氣體，不僅其他任何沖煮手法都無法再現，也是鑒別一杯Espresso是否新鮮的不二法則。一杯優質的意式咖啡絕不僅是苦，當咖啡豆中的油脂被乳化，焦糖香氣便奪門而出。其中的甜味、苦味、酸味極度協調，沒有任何一種會將其他壓倒，這也是為什麼好的意式咖啡甚至可以有魔法喚醒幸福。

至於美式咖啡（Americano），答案可謂大跌眼鏡：它的身真就是經過稀釋的Espresso，源於美國人喝不慣濃咖啡，才加水沖淡，無疑是最速成、最常見的代表。也許任誰知道這個真相，都會為少不經事的爭論捶胸頓足了。不過如今人們在拼配咖啡豆的時候會從根本上改良，比如選用中深烘焙的豆子去做意式，而用稍淺度的來成全美式，照例蘿蔔白菜各有所愛，看你想喝哪一杯。

食色

判答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花無情 人有情

唐代詩人張籍詩云：「東風漸暖滿城春，獨佔幽居養病身。莫說櫻桃花已發，今年不作看花人。」道出在疫情下，雖然已值櫻花盛開的季節，但不論是中國或日本，都沒有人有閒情逸致去欣賞了。

不說不知，櫻花原產於喜馬拉雅山脈，早在兩千多年前的秦漢時期，就已經在中國宮苑內栽培。唐朝時開始則進入尋常百姓家。其後日本朝拜者將櫻花帶回東瀛悉心培植。自此每年三、四月櫻花盛開的季節，都會有所謂「花見」（hanami），相約櫻花樹下野餐賞花，每年也吸引大量海外遊客前來，體驗那「拂了一身還滿」的浪漫。不過，東京都政府近日已發告示，擔心會有散播病毒的風險，建議民眾避免在公園群聚賞

櫻。

要賞櫻除了遠赴東京，武漢大學也是其中一個「打卡熱點」。日本侵華時，武漢淪陷，校園成為日軍司令部，一九三九年日本人在校園種植櫻花。一九七二年中日關係正常化，日本向中國贈送一千株櫻花樹，其中一部分贈與武漢大學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再度贈櫻，種植在校園。經過多年來的悉心栽培，武漢大學的櫻花大道，每年花季均成為朝聖之地。

不過，由於遊人眾多，管理不善，一度引來詬病。武漢大學高峰期曾創下一日二十萬人次紀錄，早年更曾收十至二十元人民幣入場費，至二〇一六年在壓力下才改為免費，但需網上預約以限制人數。

人間雖不易，仍值得相信

疫情如同一場風暴，席捲了數以億計的普通人。整個社會按下暫停鍵後，個體便成了孤獨的原子。好在還有一些人，或是在大海中奮力划船，努力將孤島連成大陸；或是堅持鑽木生火，用溫暖的火光烘熱這片土地。

「我只有一塊錢，那就給你一塊錢吧。」疫情當中，我們讀到太多這樣的故事——送外賣的小哥、野外拾荒的大爺、剛剛脫貧的農戶，在捐助武漢時毫不猶豫、傾囊而出。其實也不難理解，因為苦過，所以懂得，無助的人，更知道無助是什麼滋味。

筆者近期因為工作，就認識了幾位可敬的普通人。一位是偏僻山村裏的基層人員，疫情期間每天騎着小摩托車，

用車載小喇叭提醒村民注意防疫、不要聚眾，「噠噠噠」響徹村道的引擎聲，是防疫措施下沉到社會細枝末節的最好保證；另一位是從事心理輔導的志願者，在防盜網將窗外世界分割成小塊的閉塞環境裏，每個人都難免心生焦躁不安，心理諮詢師的工作就是安撫那些無法淌過冰河的人，讓他們最大程度地敞開自我，解開情緒死結，淡化對未知的恐懼；最後一位是從也門來穗的留學生，他輾轉採購了兩萬個口罩，除了捐贈武漢外，其餘的在廣州火車站免費派送，「中國人當我們是同胞一樣」，這位也門留學生心裏認定的，是「你若滴答滴答我，我必嘩啦啦啦你。」

令人動容的是，他們都低調得不願

戲寶重溫

市道一片不景氣乃是不爭的事實，各行各業在這期間苟延殘喘，甚至暫停營業。某些行業或許能因應其特性，繼續為顧客提供服務，以至在逆市中轉危為機。表演藝術的特性，本來就要由表演者與觀眾在同一時空直接交流。劇院封閉而減少人群聚集，表演藝術行業當然首當其衝，這時候錄像重播便大派用場，藝團可以將以往曾經演出的佳作，透過電子媒體例如線上或錄影碟，實行戲寶重溫。觀眾只需要付出有限費用甚或免費，便可再次欣賞一些久違的佳作。

電影本身已是可保存的實體，故此任何時間都能讓觀眾重溫。舞台藝術是

時間、空間與人物的共融體，不能等同電子媒體，但也可發揮保存效用。當中必須有些配套條件，例如優質拍攝器材，以及導演的現場經驗。一般而言，現場拍攝最少需要三部攝影機，以正面和左右兩邊的角度，包含遠鏡及近鏡，方可捕捉舞台的整體面貌。

除了拍攝手法，舞台劇是否具備濃郁敘事性，對觀眾都會產生不同的吸引力。香港話劇團在這休演期間籌備特別節目「戲寶重溫」，讓觀眾建議希望重看的劇目。對我而言，二〇〇二年首演的《還魂香》，乃是我極為渴望重溫的好戲。

編劇何冀平以章回小說《老殘遊記

上海女人

母親的小叔公娶了位上海女人，他們生了個漂亮的女兒，母女長年住在上海，很少回常州家鄉，叔公偶爾也會去趟上海，但不幾天就回來了。後來女兒長大了，叔婆有時便獨自回來，記得有一次恰逢中秋夜，她叫我去陪睡，當年八歲的我歡喜地爬上她軟綿綿的牀，黑暗中只聽到時鳴鐘的滴答聲，房中水果散發着香氣，她的身體也有香味，那夜我睡得舒坦極了。

我母親年輕時在上海工作，我在她肚中勉強做過九個月上海人，對於上海，不論我長大後飄泊至何處，始終懷有特殊感情。前些日子宅在家看了內地電視劇《少年天子》的順治篇和康熙篇，頗欣賞孝莊皇太后的扮

千年古城武漢在這次疫情中遭受了重創。但從網上見到，武大的櫻花依舊盛放，而且由於不受熙來攘往的人潮騷擾，更顯自然之美。

櫻花無情，不理人間疾苦，花開花謝有自然規律，依舊在燦爛的陽光下怒開，一到花季結束，就自然謝去。花無情，人間卻有情！疫情終有一日會過去，人間苦難也有時盡，明年櫻花盛開時，不論是東京抑或武漢，當絕大部分人都未必獨佔幽居養病身時，一定想再作看花人。

童眼觀世

梁戴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具名，認為自己只是做了應分之事而已。的確，他們都是芸芸眾生裏的普通一員。如果不是這場災難，我們很難知道，平平無奇的人群中，原來藏着這麼多閃亮的靈魂。

記得大俠郭靖曾經如此感慨：「人生在世，便是做個販夫走卒，只要有為國為民之心，那就是真好漢、真豪傑了！」

三月武漢，櫻花怒放，二〇二〇年的春天終於到了，那是由無數個真誠傳遞溫暖的普通人換來的。人間雖不易，仍值得相信。

十八彎

關爾

逢周二見報

》第十五至二十回的賈府命案改寫成《還》劇，當中有關賈府十三條人命中毒事件的來龍去脈，成為全劇率先吸引觀眾追看的事件。何冀平於演出上半場交代了整個謀殺事件的始末，此舉雖然令觀眾早知兇案真相，削弱了故事的懸疑趣味，但其實全劇的真正高潮在於下半場，即老殘及其他角色如何爭奪「還魂香」，由此而帶出不論現實環境如何困難，人們仍然寄望百年後可擁有美好生活。對於現今香港的疫情，實有深邃的啟發效用。

文藝中年

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演者潘虹，以前看她的作品不多，原來潘虹這個上海女人是可以如此不愠不火地說話，聲色內在地表演，而且演孝莊時她已六十來歲了，扮相仍是如此貌美！

上海女人的故事千千万萬，像叔婆那樣的，曾是富家姨太太，家鄉人對她有偏見，她也不屑與他們囉唆，連帶着對叔公也是冷淡的，只是長情地住在上海灘；潘虹，不要婚姻，不要兒女，沉下心演戲終於成就一番事業。上海女人的人生各有各精采……

紅塵記事

慕秋

wusiupikwa@yahoo.com.hk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此抗疫行動中，短髮實在比長髮更合適。

不過明白一些喜愛長髮的女士們，是會捨不得把長髮剪短，但也建議你聽從專家的意見，把長長的秀髮紮起來，況且現在也很流行馬尾裝與法式低髮髻，很時尚也容易梳理，只要稍加修飾，低馬尾裝對臉型也起到顯瘦作用，亦可以編髮來增加造型感。

花點心思就可以讓普通的馬尾髮型變出優雅氣質，加上春日溫暖又潮濕的天氣，一頭短髮或清爽的髮型你沒有理由會不喜歡的。

衣尚

蕙蕙

逢周二、四見報